



第一屆藥事服務獎得主吳明慧

專訪：吳明慧 藥師

撰稿：廖慧娟 記者

乍見第一屆藥事服務獎得主吳明慧，很難想像嬌小的身軀裡，除了智慧與豐沛的愛心外，還隱藏著在男人身上都少見的勇氣、毅力與執著，支撐她一次次揹著沉重的行囊，先後與醫療團隊遠走中南美洲與非洲各國舉行義診，在沒水沒電、跳蚤叮咬等艱難環境中，默默做著藥品控管與分發的重要支援工作。

過去1年，吳明慧因為家人需要照顧，無法放心隨醫療團出國，但活力充沛的她還是趁著空餘時間投入慈善公益活動，為安置喜憨兒的誠信之家勸募各種生活用品，幫新北市八里安老院募集整建基金，有更多人因她而受到關懷與幫助。

這一切善行義舉的契機，要回溯到20多年前，吳明慧剛在新北市板橋區（當時為台北縣板橋市）開了家新藥局的那個時候。

聽阿公的話開藥局

提起當年開藥局的動機，吳明慧笑說：「是阿公說開藥局不錯。」

來自雲林的吳明慧生長在一個開明的家庭，父親雖是以開貨車為業，但相當重視孩子們的教育，會想辦法讓他們讀到不能再讀或不想再讀為

止。有父親的支持，吳明慧求學路並沒有太多阻礙，但對於未來要走哪一行，其實沒有想太多；但她的阿公對這個會念書的孫女倒是有一些想法，希望她能當藥師，開一家藥局。

吳明慧笑說：「阿公是生意人，很有眼光，他看到附近村鎮裡的幾家藥局生意都不錯，每天也有不少營收，就認為開藥局是不錯的行業，一直鼓勵我念藥師，以後取得執照，在老家附近也開家藥局。」

從小因家中三代同堂，阿公是全家最敬重的長輩，吳明慧對阿公的話深信不疑，加上自己也不排斥當藥師的想法，所以國中畢業就考上苗栗私立仁德高級藥劑職業學校（現為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離家念書，為未來開藥局做準備。

畢業後，吳明慧考取藥劑生執照，並進入醫院工作：「當年醫院藥局工作人員分為2種：高職相關科系畢業，只能當藥劑生，專科以上畢業，才能考藥師執照。因為學歷有差別，兩者的待遇與位階也不一樣，雖然大家對我都很好，但總有一種『不如人』的自卑感，認為既然未來要開藥局，多充實知識也是必要的事，所以我決定繼續念書，考二專。」

不過，當年私立嘉南藥學專科學校（現為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不收應屆畢業生，要求必須先在醫院工作1年才能報考，吳明慧向校方徵詢相關規定後，即以修學分的方式先到嘉南藥專上課。由於第2年學校停招，吳明慧在醫院服務2年後選擇自行開業藥局，了解藥局的營運，包括如何向藥商、製藥廠進貨，管理庫存，如何在第一線為民眾提供用藥諮詢的技巧。

多年後學校重開二專藥學系，吳明慧才得以回到學校重拾書本，充實專業知識，並於畢業後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藥師執照。

之後，吳明慧更急切地累積相關臨床用藥經驗，尤其是民間藥局最常碰到的內、外、婦、兒等科別，以及一些較少碰觸的管制藥品。

身為藥師 以照顧社區居民為樂

20多年前，女性藥師開設的藥局並不多，由年輕女生獨立執掌更罕見，但吳明慧卻憑初生之犢不畏虎的精神，在家人支持、學長、學姊鼓勵下，於新北市板橋區林家花園附近覓得理想地點，1985年，終於開了自己的藥局，但真正的考驗才剛出現。

當年未實施醫藥分類，吳明慧才22、23歲，既年輕又沒有地緣情誼，社區民眾無法產生信任感，藥局生意只能用「門可羅雀」形容。她苦笑說：「當時只學到藥理及藥品使用的專業知識，沒有太多帳務概念，連藥品進價比別家藥局貴都無法察覺，花了不少冤枉錢，還被顧客抱怨訂價高於別家，加上每天門一開，就得面對房

租、水電、稅務等營運費用，經營得非常辛苦，等於是用錢買經驗。」

「懂得好好利用藥師，其實民眾可以得到很多資訊，但早期大家到藥局，沒人稱呼藥師，而是叫『老闆』，讓我覺得與民眾之間的互動，純粹是一種商業行為，我成了生意人，好心提供民眾的知識，會被認為是想推銷商品。」吳明慧無奈地說。

直到健保醫藥分業後，醫師釋出處方箋，民眾到藥局拿藥，藥師與病人之間的關係，不再僅限於金錢，對藥師尊重提高了許多。吳明慧笑說：「現在我可以順便建議他們做一些對健康好的事，例如有位住在附近的婦人提及家裡有臥床老人時，我告訴她可使用看護墊，方便清理照護，婦人就會覺得我的建議很實用，而不只是想推銷她買護墊。」

不過，照顧社區民眾的同時，吳明慧也曾忘了照顧自己。她笑說，藥局剛開幕時，為了打平收支，每天親自駐店，哪兒也不敢跑。1年之後的某天，她和朋友相約爬山，沒想她居然差點爬不上去，體能差到無法置信，讓她警覺每天在店裡守護社區居民健康，自己卻沒照顧好自己，因此，她決定恢復運動的習慣，每天晨泳，回家後沖個澡，正好趕上開店時間，可兼顧健康與事業，卻沒想到卻因此開啟了她的另一個人生。

成為紅十字會救生員

每天晨泳時，吳明慧常看到一群人在泳池上課，仔細一問，發現是紅十字會的救生員訓練。

她覺得很感動的是這群教練們每天花大把時間指導學員，卻完全不收錢，學員們只要購買進入游泳池的門票以及裝備即可學習，唯一的條件就是取得水上救生員資格後，必須擔任一段時間的義工，作為回饋。

教練們的無私奉獻，觸動了吳明慧的心，讓她決定接受救生員訓練：「我是早上5點半上課到7點，剛好回來開店，完全不影響工作。」1989年吳明慧加入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隊，正式成為水上救生員，利用每週日休假時間前往新北市三峽大豹溪當志工，維護戲水民眾的安全。

不過，吳明慧並不滿足於只當水上救生員，認為自己還可以付出更多，因此，1991年她進一步接受水上安全救生教練訓練，並取得資格，成為教練，加入訓練水上救生員的行列。其後，她還擔任游泳訓練班總教練及救生員訓練班總教練，也持續利用假日帶救生員到每年頻繁發生民眾溺水意外的大豹溪駐點，拯救了不少民眾寶貴的生命。

「這是我第一次當志工，也是社會經驗成長的開始，很高興在這裡認識了一群志同道合、重義氣的好兄弟。」吳明慧表示，從水裡拉起即將溺水的民眾，訓練出一批批救生員、教會1個人游泳等喜悅與成就感，促使她當了10年的救生員教練，直到1999年臺灣中部發生「921大地震」，她才因而結識了臺灣路竹會，開始運用自己的專業到世界各地進行義診，經歷最危險、最有趣、最感動，也最有意義的13年。

主動加入路竹會 開始義診行

「921地震發生後，紅十字會立刻集結各方資源前進災區，我也把藥局暫時歇業，隨夥伴們一起出發，這也是我第一次跟隨紅十字會進行救災活動；到了災區後，我最初是提供勞力服務，協助紅十字會的志工們把物品搬進南投縣政府設立的物資集散中心的倉庫。」吳明慧表示，進出充當倉庫的體育館時，觸目所及，讓她有些意外：「或許是因為災難來得急，官方與民間忙著救人，沒時間好好規劃，幫忙整理藥品的人很少，各界送來的愛心物資雜亂無章地堆成山，我的專業讓我自然而然地想做些什麼。」

在南投救災的5天中，雖然沒水沒電，生活環境很辛苦，但吳明慧第一次發現自己所學能發揮極大功能，因此，回到台北後，她立刻上網搜尋，主動加入路竹會，參與路竹會在臺灣各山部落義診的工作，更從2000年起，陸續參加多次國外義診服務，從此與「義診」結下不解之緣。

賴比瑞亞義診 體驗戰爭殘酷

國外的義診醫療團隊，除了醫師與護理人員之外，也會有1~2名專業藥師隨行，彼此分工合作，醫護人員可專心治療患者，藥品分類分發的工作，則由藥師負責。

吳明慧表示，很感謝路竹會給她機會參與義診，尤其會長劉啟群醫師很重視藥師專業，將醫療團隊使用的藥品，管理、進貨全權交由她處理，從2000年2月7日至20日前往西非賴比瑞亞

進行第一次國外義診開始，她就成了醫療團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賴比瑞亞當時還是臺灣的邦交國，整個國家只有35位醫師，國民平均壽命為45歲，加上內戰造成的傷病後遺症多，急需醫療團的人道救援；而這次的經驗讓吳明慧的心靈感受到極大的衝擊，但至今回想起來，很高興當時毅然決然地去了。

這趟行程中，有2件事讓吳明慧印象極為深刻。第1件事，是礦泉水失竊案。吳明慧回憶說，當時賴比瑞亞仍處於內戰狀態，醫療團抵達當地機場後，即由我國大使館與當地政府安排好的護衛及軍隊保護下，前往離首都半天的車程的一個村落進行義診；因當地沒水沒電，醫療團在首都買足了要用的礦泉水及物資，一併帶到目的地，但1天還沒過完，整批礦泉水就不翼而飛。

說到這件事，吳明慧仍有些感慨，「明明就有大隊軍警護送，並守護在醫療團駐診點的周圍，民眾排隊進來看診時，還得先經過警衛盤查，礦泉水怎麼會失竊？只能找人趕緊開車回首都買礦泉水，我心想，我們是來幫你們的人民，為什麼還要偷我們的東西？」

第2件讓吳明慧很難過的事，就是醫療團進行義診的教堂殘破得像廢墟。她表示：「仔細觀察這座教堂，看得出裡面原本是有著宏偉氣派的裝潢，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教堂的廁所，雖然裡面積了很多灰塵，磁磚也已殘破不堪，但現代化的抽水馬桶，以及質感不錯的洗手台看起來都還不曾被頻繁使用，但因沒水，所以不能使用。」

這座教堂，讓生長在臺灣，不曾遇過戰亂的5年級生吳明慧，感受到濃濃的悲哀：「原來戰爭的破壞力這麼強，讓曾經是文明輝煌的社會及生活，在一夕間歸零，退回什麼都沒有的貧窮原點。教堂牆上還可以看到各種槍彈造成的孔洞，記錄下曾有的戰事印痕。」

其實這趟海外義診行程，吳明慧本來不想參加：「出發時間是大年初三，我家是個傳統的家庭，出外的遊子都得回家過年，但會長打電話給我，表示醫療團缺藥師，希望我能幫忙，讓我非常為難，不知如何向父母開口；一直拖到出發前，不得不說了，我才告知家人，父親非常生氣，一方面是因為平時我在台北工作，難得回家一趟，我居然要拋下家人出國。」

吳爸爸生氣的另一個原因則是心疼女兒付出太多。吳明慧說：「每次參加路竹會義診的成員，不僅沒有酬勞，反而還得自付旅費；那趟去賴比瑞亞義診，包括飛機票等費用，高達新台幣7萬5千元，明明藥局的盈收有限，我撐得很辛苦，出國幫助別人卻要自己花錢，父親當然很不高興，氣得說：『妳都欠人救了，還去救人？』」

往最需要的地方前進

事實上吳明慧付出的比醫療團其它成員更多：「我自己開社區藥局，出國2周期間不僅不能賺錢，還必須另外花一筆錢聘請其它藥師代班，總支出要比其它人高出2成，但我不敢和父親明說，否則他會更生氣。」

其後，吳明慧幾乎每1、2年就會隨路竹會到海外義診（義診行程見附表），每次時間約為1週至半個月不等，家人的態度也從反對、擔心到支持。

以2004年12月26日發生的南亞海嘯為例，當時路竹會緊急動員，包括吳明慧在內的42名醫護人員隨即在2005年元旦前往斯里蘭卡救災（圖1）；行前父母擔心地對吳明慧說：「別人都要往外逃，妳卻要進去災區。」雖然她也不知道災區狀況，但仍安慰父母：「路竹會已經找好安全的地方落腳。」父母即使知道她說的是善意的謊言，也沒有再說什麼。

除了與路竹會合作，參與國內外義診外，吳明慧也曾參與國際慈濟人醫會（TIMA）之國內、外島的義診，透過與慈善公益團體配合，運用她的藥師專業，協助國內外各項義診。

擁有十多次義診經驗，吳明慧踏遍了許多人一輩子都不會去的國度，視野從臺灣延伸到國際，擴大了生活圈，認識了許多人，也留下許多刻骨銘心的記憶。她笑說每次和參與醫療團的朋友們談起義診的事，好像男人聚在一起談當兵生活一樣，總有聊不完的話題。

當被問及「過去13年參與義診的過程中最痛苦的事」時，吳明慧立刻脫口而出：「被跳蚤咬。」她回憶說，義診的地點大多距城市有段距離，往往生活落後，衛生環境不佳，醫療團有時得搭帳篷、睡在自備的睡袋裡，好一點的，會在一個空間裡擺多張行軍床，大家吃

睡都在一塊：「反正每次義診都會面對長得看不到盡頭的排隊人龍，從開診到結束，每位醫療團成員都忙得不可開交，連飯都沒空吃，天天都累得躺上床就昏睡，但一躺下去就被跳蚤咬得混身發癢，紅斑處處。」

即使有飯店可住，也不一定就能過得好。吳明慧苦笑說，2012年隨路竹會前往非洲馬達加斯加島義診，住在當地的一家觀光飯店，剛開始還很開心有床可睡，有浴室方便洗澡、上廁所，沒想到又碰到跳蚤大軍來襲；向飯店管理人員投訴，沒想到對方卻說是他們到衛生條件差的鄉下義診，把跳蚤帶回飯店，當場讓大家傻眼。

亞馬遜體驗善惡

在義診過程中遇到許多難得的旅行經驗，不論好與壞，吳明慧都覺得像是讀了萬卷書，也漸漸改變看事情的觀點。

第一次到賴比瑞亞義診，官方語言是法文，但各族常用的還是土語，所以先由當地台商擔任翻譯，再由當地人翻譯成土語來協助醫療團和當地民眾溝通。吳明慧表示：「給藥時，我透過翻譯交待他們每天3餐飯後吃藥，免得傷胃；翻譯雖然如實告知，但他與病人都以疑問的眼神看著我。因為很忙，我也沒有多想，當天晚上休息時，翻譯才告訴我，當地因物資缺乏，每天只吃2餐，甚至勉強有1餐果腹，所以不知道該怎麼樣吃3次藥。我當場楞住了，原來我到了賴比瑞亞還沿用臺灣的習慣，臺灣的觀點，完全不了解當地情況，所以